

■ 安庆地理

夜宿雾聚茶谷

陈俊



秋色 佚名 摄

车子一直在山中追着夕阳。
最后的那点余光，一会儿被山岭遮挡，一会儿又从山谷的缝隙中露出脸来。

我们从桐城的城关镇赶往蒋潭村的雾聚茶谷。前几天从新闻中看到蒋潭村投资兴建的民宿挂牌的视频，民宿的位置，是在雾聚岭半山之中的甲辰庵水库边上。有一年春夏之交，我们几个文友曾上去过。那时是顺着一条刚开的土路走上去的，来回花了好几个小时，上面有一片几百亩的集体茶园，那里的环境、气候、日照特别适宜高山茶的生长，又不施肥打药，因而茶质优，价钱高，是村集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。

一路山美景美。翻过叶湾的山岭就是大塘的地界，沉落下去的夕阳又回了一些光线，铺洒在眼前的山谷之中，碎金一样明亮，柔和，嫩黄。

一缕炊烟从对面的山梁上兴起，在暮光中晕出一层老绿深蓝。山外青山，暮色、炊烟濡染着远远近近、蜿蜒起伏的山峦，青黄交叠，特别有层次感，仿佛随意拿镜头一框，就是一幅绝妙的风光大片。

凉气从茂密的山林中漫下来，浸入车窗，凉而不寒。路两边的茅草和青芦伸着长长的穗尾，一路扫尘。

弯道一个接着一个，导航里的小姐姐说：你今天走过所有弯路、日后人生皆是坦途。

到了蒋潭村部，一阵浓郁的桂花香气扑鼻而来，令人心旌一荡。村部前的百日菊，红黄粉紫，随意开谢。蒋潭这个山冲在暮色里生动真实地呈现，安宁、静谧、朴素。

天黑下来，一盏盏太阳能路灯自动亮起来，点缀得繁星满野，游龙般把山村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。

下了车，霍然一身轻松。主人已备席而待，都是些家常菜：干笋、野蕨菜、大白菜、红烧黑猪肉、青椒炒小河鱼……地道的山货，口味纯正，唤醒了一众人等久违的舌尖上的味蕾，胃口大开。

山中的气息安详，山中的夜色浓静，山中的星空幽透。小坐于民俗的凉亭之中，四围的黑拢聚过来，浓得推不掉、扒不开。清凉的夜气滑过皮肤，像一只小狗用湿润的舌头亲昵地舔着，惬意。回房间后，没有嘈杂，没有喧吵，天然氧吧，充足的负氧离子，感觉一下子离红尘那么远了，离仙界那么近了。早晨起来伸伸懒腰，神清气爽。

屋子的飘窗外，晨光勾勒着山脊线。山脊线之上是鸭蛋青的天空，之

下是浑厚的黄绿。开门环顾，才知民宿处在一片茶园的包围之中，一浪浪苍翠顺着山坡涌上来，涌到脚下。

鸟鸣从四面的林子里散出来。
客房的走廊里挂着蒋潭四季的水画，春天的水田，深秋的银杏，春季的茶园，弥补了这个季节赏景的缺憾。

东边的天空由乌青变为浅蓝，淡云用飘逸的身体作画，任意涂抹。今年干旱严重，山上的树像烙过了一点火头，有些毛毛焦。沿着水泥路向下百十米便是甲辰庵水库。水库后面山坡上全都开辟成观光茶园，修了石阶步道，一条采茶时节运送茶草的电动车轨道蜿蜒起伏，在茶园里穿梭。

周边山上的松树、竹林依然翠绿，枫树开始由绿变黄，栎树举着一头好看的红。各种树都自信地亮出自己的色彩，相互比较，相互渗透，相互濡染，组成了山中应时的秋色图。

林中灌木丛的叶子大多枯黄，一半是节气的原因，一半因了今年的干旱。野菊花这儿一丛那儿一簇，鸟鸣忽远忽近。水库不大，干旱并未影响它的库容。可能是处在深山之中，来水面大，蒸发量小吧。林木倒映水中，澄澈明净，清汪汪一面碧玉的镜子。清晨的水面铺了一层薄薄的雾气，真是安静。不由得让人感叹山中日月长，日子缓慢而随意。

雾聚茶谷周围的山上分布着200多亩茶园。

茶园的步道有几公里长，一直通到水库西侧的山岗。记得上次去过那边，领我们来的村干部说：站在那儿，晴好的天可以看到远处的天柱山。

想碰碰运气。沿着新修的石步道走过去，一边是茶园一边是山林。走到岗头，看到茶园中竖着一块牌子，上面写着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、标准化种植示范基地，红底黄字，在绿色茶园中十分醒目。石步阶上落了一层松毛和落叶，似是很久没有人走过。一只野鸟受了脚步声惊吓，尖叫一声往树林深处钻去。茶园占了向南的一整面山坡，茶树一垄一垄的，连成一片，既壮实又整齐美观。这儿应是老茶园，满眼的绿，堆翡翠叠，生机勃勃，葱茏郁茂。北边是大片的山林，林中，松毛、松果自由自在地落，鸟儿自由自在地鸣叫。

走到步道尽头，也未看到天柱山的影子，远处崇山峻岭、层峦叠嶂，蒙了一层雾气，看不到更远的山。

山中，早晚的气温要比山外平均低三五度。早晨出门衣服穿少了，凉气上来，打了个寒颤，一个人不敢在荒凉之处站得太久。

沿着步道往回走，绕着水库走了一圈，沾了一身茶香水汽。回到山庄，一碗热气腾腾的本地富硒米煮的稀饭，一碟可口的咸豌豆，已盛在桌上。

■ 边走边看

在村庄里闲走

叶静

车子在大堤上。恍惚中，我似回到了故乡。故乡也有大堤，也似这般弯曲、绵长。不知道大堤的尽头在哪儿，或许，它会在某个拐角，与故乡的大堤相逢。

远处的稻田黄了，大片大片的，似大地正在做的一场金色的梦。稻谷立在秋天的土地里，不久它们将跳进农人的粮仓。它们在秋天告别，又在春天新生。

村庄不大，几分钟就可以从这头走到那头。接近晌午，只两三户人家的烟囱里冒出几缕细细的炊烟，被风一吹，便慌乱得散在了风里。

一户人家的墙壁上靠着芝麻杆，地上散满黄豆荚，脚踩在上面，有清脆的声响。黄豆圆滚滚、俏生生地蹦出来。还有从地里刚起下来的老玉米，或躺在门前的

空地上，或挂在屋檐下，亮闪闪、金灿灿的，似乎在炫耀自己玲珑的身段。

鸡是村庄里的话痨，一直“咕咕”“咕咕”地叫着，不时地啄着地上散落的玉米粒和草籽。一只骄傲的公鸡，顶着鲜红的冠子，瞪着绿豆大的黑眼睛，有节奏地转动着脖子，似在窥探我们的来意，并以王者的姿态，守护着那群母鸡。

一条小黑狗，约两个月的样子，横在路口，犹疑地望着我们。我朝它轻轻唤了一声，它竟摇着尾巴跑了过来。另一条黄狗，立在一户人家的门前，见惯了世面似的，朝我们狂叫。小黑狗朝它望过去，黄狗便叫得更大声了。黑狗，毕竟还是条幼狗，一个劲地朝我们摇着尾巴，一脸的懵懂。黄狗在主人的怒斥声里，终于住了口，却仍有不甘心，低声呜呜。那条卧在屋檐下昏睡的灰白老狗，被狗吠声吵醒，只是稍稍抬了下头，漠然地望了黄狗一眼，便又将头埋进那早已不再光滑的毛发里，睡去。

老人与小孩，坐在门前的小凳上。老人的眼睛，浑浊而又安详。小孩的眼睛，清澈而又懵懂。他们像栖在枝头的两只鸟儿。一只，已经老得

飞不动了；另一只，还不会飞。村庄里，有许多这样的鸟儿。他们静静地守着这座村庄，直到有一天，一只飞走了，飞到了远方，另一只飞到尘土里。

农户家的大门，多是敞开着。一位老人，手拿筛子，弓着身子，在门前筛芝麻。您今年高寿？老人指了指耳朵，说，听不见。又扯着嗓子喊了一遍，老人这回听见了，乐呵呵地说，九十三了。又说了句：咋还不入土呢？

我弯腰捧了一把芝麻，闻了闻，是土的味道。很干净。

拐角处的一座青砖房子，有些破旧了。大门紧闭着，落了锁，生了锈。一把锁，锁住了风，却锁不住尘土。阳光，斜斜地落在锈迹斑斑的锁上。

房舍中间长着许多柿子树，红一半，青一半，有的靠着河畔，有的依着院落。一些久无人居的院落，柿子仍会在一场又一场的秋风里，急红着脸。地上的蚂蚁忙着将散落在草丛里的玉米粒、虫或草籽往洞里搬，像许多年前的秋天那样。我静静地望着它们。它们每天不停地爬着，爬着。这一生，它们也爬不出一座村庄。

几座坟，立在野地里。鲜艳的坟

飘，在风中抖动着。坟里躺着的那位，长于这片土地，又归于这片土地。他活着的时候，常在村庄里转悠，死了，会化作一粒尘土，飘进村庄，再落到那些年堆过的草堆上，落在年轻时种的一棵树上，落在他爱过的女人的发稍上……他是村庄的影子，村庄，也是他的影子。他与村庄，再也无需告别。

走出村庄，来到大堤旁，秋风、泥土与牛羊粪便的气息，扑了过来。堤坝下，几头黄牛在埋头啃着青草，不时地摇着脑袋、甩着尾巴撵蚊虫。我靠近它们时，它们并未抬眼，仿若我是一阵秋风。牛背上没有牧童。当年那个放牛的少年，已去了远方。或许，他会在某一个秋天，想起那头牛，想起坐在牛背上歌唱的某个黄昏，想起邻家用红头绳，绑着两个羊角辫的小姑娘，想起他给她吃小鱼干时，伊边吃边笑，说了句：真好吃！

来到一个秸秆堆前，斜靠着坐了下去，犹如多年前的那个秋天。那个小女孩，常常在黄昏时，躲在秸秆堆后面，望着天上的云朵，静静地发呆。有时，会有一只猫，或一条狗卧在她身旁。她会在疲惫中睡去，又会在母亲一声又一声的呼唤中醒来。

肩上扛着一把锄的农人，从我身旁走过。他的目光，落在远处的村庄里。我拾起一根秸秆，仿佛自己也是一位农人。

